

公是集卷三十三

宋 劉 倣 撰

奏疏三

上仁宗請罷五溪之征

臣聞舜爲天子禹爲司空伯益贊之君臣之盛自古未有也以伐三苗曾不得咫尺之地因班師振旅而歸晉郤缺率諸侯之師八百餘乘挾公子捷菑以攻邾婁斥堠不設城門不閉以韋帛通語言諸侯皆罷故曰非吾力不能攻義實不爾克也此二者皆不可謂善戰矣然

舜禹不以其故貶聖伯益卻缺不以其故損賢理有逆
順義有曲直也今武溪諸彭父子結怨而邊臣輕發兵
爲子討父得無非春秋王霸之略乎臣以謂過矣智者
欲騁其巧勇者欲用其力矯箭累絃勵劔負戟以深入
爲事甚非治天下之大體臣聞古者三王之伐征不貢
討不朝今彭氏父子所以爭一旦之命者乃自失職不
得朝貢也臣以謂可聽以休邊民此舜禹之策益卻之
義所以明于典謨春秋也往年歲星在鶉尾則宜厚仁
義以應之而始誅五溪逆父子之節難以得天今盛夏
動衆下潦上霧多毒蛇惡草之害難以得地得天地之
道者自古五帝三王之所以務通而順也雖有聖辯莫
之能變其說而況縱欲貪功徼一時之勝者乎恐此爲
人臣之利而非國家之福也臣願朝廷謹之

論糾察司

臣伏以先帝哀矜庶獄開釋無辜以京師浩穰獄訟繁
多創設糾察一司辦理微枉澄審謬誤誠不欲使吏得
弄法民陷非罪設令侵冤有所告訴也伏見諸大辟公
事或具獄旣上情涉可疑或審問之際囚自翻變者並

皆移司推勘左軍則移右軍右軍則移左軍府司亦然然此三處形勢既均利害略同更相顧望自爲地道寧伸吏曲莫念民枉以此治獄恐非朝廷欽恤之意臣謂諸大辟公事其情理可疑及囚自變者並委糾察司奏請別差官置勘其司獄等仍須與元勘處不相干礙方許抽差如此則獄無銜冤之濫吏無試法之倖好生之德洽于民心取進止

辭不受詳定官制敕

臣伏以人臣之義不能宜辭不及宜讓若不辭不能不讓不及且上誤朝廷之任下貽來者之笑則非忠信之道也今月二十九日閣門召臣受敕令詳定官制臣以謂此帝王能事朝廷大務必將損益沿革彌綸興廢成一朝之制不獨空言而已此則非臣所能今英俊林立號稱多士韓絳首建經世之畫可令草具其事歐陽修吳奎皆學該古今窮極貫變欲定大典非其人不可此則非臣所及臣顧常規規守循習之論所謂食而聽事者也不敢以爲事不可行而竊自計力有不足故輒緣忠信之義辭所不能讓所不及所有敕命不敢祇受取

進止

再奏

臣准閣門告報受敕詳定官制尋曾奏乞辭免今月二十日中書劄子奉聖旨不許退自循省必非所任豈敢默默貪功就事故復別白言之且陛下欲紀綱國體裁成王制改創服章述作典訓此一世大務也當得其人乃可成事臣之淺暗非其人矣力小任重者不立智小謀大者不行前日朝廷欲正大樂先定律呂自景祐至今近三十年所費鉅萬而功不就豈不就哉蓋由羣臣

無夔曠之才而猥當夔曠之責是以責愈精而功愈疎耳今之所爲又重于樂上當得周召制作之明次當得管蕭經綸之略乃可庶幾自非然者恐雖三十年未可望也此臣之所以量力揆能度長絜大而不敢誣上也伏乞特留聖鑒聽臣所讓則制作之功不失所期所有敕命未敢受取進止

受敕後奏乞先條數事與中書門下更加商量翰

林學士胡宿同上尋得聖旨依奏

奉敕詳定官制並曾懇辭不蒙允許伏緣朝廷百司官

名職任多不合古若稍加裁正粗成統緒亦恐行來已久未協時宜今乞且未置局容臣等取前代官制將今日官名職任商度可改正者可裁損者可申明者條列三兩事先送中書門下更加商量若果可施行置局辟官次第刪定或以爲君子之業樂因循重改作則更俟朝旨擇其可從取進止

條上詳定官制事件

臣等昨奉敕爲翰林學士韓絳上言國家奄有四海承平百年官制未修方苦其陋欲望討論唐百官制及本

朝官制品秩事件量加裁定正其名體等事奉旨差臣等同共詳定臣等累曾懇辭不蒙允許尋具劄子陳乞且未置局容臣等取前代官制將今日官品職位商度可改正者可裁損者可申明者各條三兩事先送中書門下更加商量若果可施行卽制局辟官次第刪奏聖旨依奏臣等今詳定到事件如左

一漢置丞相其後改置三公官皆公府辟召掾屬唐制以尚書門下中書三省長官爲宰相尚書令僕射侍中中書令是也官品未至者同中書門下三品今平章事

即其比也參知政事唐初亦是正相崔溫等嘗爲之國朝之制下宰相一等若用唐制正其名體則四輔之任當悉用平章依漢制卽須立丞相府

一唐制御史大夫一人中丞三人國朝之制大夫不置以中丞爲臺長他官或以給事中諫議大夫權之若欲改正官制置丞相府則大夫當復輕重乃等

一唐制無公卿爲樞密事五代用兵始與中書對掌機密欲改正官制當以院事還中書及尙書兵部

一尙書省二十四司旣爲虛名所以官冗員衆卽欲改正官制當罷三司復二十四司及九卿官使有定員其郎官不在本省治職事者竝以前資及散官處之其洫外任者或依唐制置上中下等州刺史及別駕之類隨官品任之或欲輕其權則曰知某州刺史之類

一文武散官及檢校兼官勳爵實封等在開元已前頗有實事于今爲散官猶敘服色粗繫輕重其餘悉皆虛名無益治體卽欲改正官制當例行省罷若以假虛名而任實職兼存亦可

已上所謂改正者也略舉一隅若于今可行卽推此

類具正之

一大理寺決天下之獄刑部覆之于事已足又加審刑院則爲駢衍卽欲裁損官制當以院事官屬還刑部
一吏部尙書侍郎分領銓事則當差以輕重分別流品
今審官院掌京朝官磨勘差遣而流內銓惟典州縣幕職官體制不倫卽欲裁損官制當以審官院職事歸尙書銓州縣幕職官歸侍郎銓
一羣牧司提舉司觀察司之類皆古無此職卽欲裁損官制悉當省罷還屬尙書九卿

已上所謂裁損者也略舉一隅若于今可行卽推此類具正之

一左右史竝當隨宰相入立仗下以記言動今史官之任不及聞前殿正事故德音善政多失紀錄欲申明復此舊制

一中書出制敕唐制竝經門下審覆然後尙書出告身經歷三省比來惟于中書發敕虛置三省官名今欲申明復此制國朝令文具載

一國朝近制觀文殿大學士惟待舊相自資政殿大學

士至天章閣待制已上其間多有無員數數除受侵廣者由邊幅不立也諸舊有員者宜依舊數未有者宜差定其員著爲久制以革一員之濫

一唐制舍人六人分判尚書六曹事所以佐丞相謹政令欲乞申明此制

一舊制九卿之職不肄尚書今卿監職事三司關領者宜取還寺亦省侵官之類

一唐制左右丞相判尚書省事中書判門下省事中書舍人判中書省事國朝門下省權用近臣判之中書省卽舍人年深者判與唐制略同准昨來言者稱近臣判省太重攷按唐制似不如此惟常袞自以同中書門下事卽當兼判中書省是時崔祐甫以舍人判省謂袞侵官士論由此不平袞也

一三班自供奉官至殿侍差使之類唐制武選皆無此名目宜徙置于外以區別華冗

一朝廷若從改正之說卽俟改正之後設官分職如周唐乃可約六典著書垂之後世若未能如此而欲著書惟可將會要及諸司編敕并格令刪繁取要因今日官

名粗書職分而已

已上所謂申明者也略舉一隅若于今可行卽推此

類具正之

嘉祐三年十二月同翰林院官
士商官上時知官制

論讓官疏

臣伏見故事諸讓官者或一讓或再讓或三讓皆有品秩非不欲人人讓也讓之迹近名近名則容僞而爲禮者惡煩煩近于褻故設中制有所止之也昔舜命九官夔龍不讓其他伯益之徒一讓而止此則治世之法也竊見頃來士大夫每有除命不問高下例輒累讓雖有

出其至誠恬于勢利然亦已逾典制過夔益矣若習俗遂巧流風稍敝必且挾僞采名要上迷衆更以爲進取之捷徑奔競之祕策甚可惡也豈獨煩于禮哉夫讓雖美道君子所有餘小人所不足然非其真則醜亦甚昔鄭公孫段辭爲卿退則又使太史命已子產惡其爲人其後卒爲亂故飾僞之敝至于此非國家之福也公孫段尙其小者耳子之擅燕王莽代漢其始皆以善自名已而稍入于邪也臣謂賢者之節難進而易退者非讓一官之謂也謂其能擇于義不犯非禮也故雖不多讓

其節猶可見衆人之情好得而惡失好得而惡失者亦非勉受一職之謂也謂其不擇于義越禮而動也故雖復飾讓其情亦彌險讓與不讓一以故事舊典爲準無使鈞利者要君采名者售僞不幸而不值子產之精識則公孫段之徒紛然競于朝矣臣言似迂而慮實遠望賜財擇

論奉慈廟劄子

臣伏見中書劄子下太常雜議奉慈廟廢置事臣以有司之職惟當據經已與臣鎮等參按經傳舊文奏陳然臣之愚意猶有未盡何者國家承歷代之後去聖久遠禮文殘缺宗廟之禮常因時施宜不盡滯古務沿人情也伏惟章惠太后之于仁宗皇帝雖非真廟命以爲母然仁宗皇帝一以如母之禮事之生則安養號比長樂歿則大葬諡配真廟祭稱皇妣祝云嗣子其誠禮如此之重也今議者疑于毀其廟瘞其主如此豈惟震駭士大夫之情亦甚違先帝之意春秋毀泉臺猶曰先祖爲之已毀之不如勿居周廟姜嫄闕而無事梁之小廟享祿有數臣謂奉慈一室當于此二者之間制定其儀上

稱先帝褒崇之意下成泉臺折衷之義又以明聖主無改父道之美伏乞參之聖心令兩制臺諫重加詳定取進止

奏乞改部名劄子

臣近點檢諸軍轉員官告竊見殿前司虎翼右第一軍都指揮使楊榮封弘農郡開國侯農上一字卽宣祖御諱伏以國朝之制崇奉七廟二名偏諱行來已久不宜于開國建侯獨有觸犯竊謂楊榮可改封別郡或以洪字代之如漢武帝以徹侯爲通侯事理旣正可以行遠

取進止

論舉薦劄子

臣伏以朝廷設保薦之令者欲振拔幽滯甄錄才實也士大夫所以報國恩無過于此矣然猶閉其聽請濫進之隙故限以定員結以同罪防禁旣詳責望又重不可復加而頃來奏章之入或文字小不應式或筆畫偶有所遺于義無害皆見退卻甚失朝廷求才實之本亦非士大夫舉所知之意也臣謂中外舉狀除員數須要照會可不言及同罪所以立法不可不謹其他雖小小差

誤並許收使不須曲難如此足以開廣薦引之路亦杜絕所由巧文要市之弊庶幾簡而易行矣取進止

論契丹告哀

臣竊聞契丹遣使告哀朝議擇吉日然後見之臣以謂情禮未稱何則國家與戎約和立兄弟之親者非畏其力也又非愛其義也欲繼好偃兵以安百姓而已今其主不幸訃喪朝廷誠得小國歸命天子之義宜稱順其意致哀痛之情使其君臣歡然感動皆知天子仁厚之德發于至誠也今稽留使者擇日受訃雖協陰陽時日

拘忌之說而違君子匍匐救喪之節下令遠方有以疑朝廷無惻隱厚終之實非所以感人心也昔唐太宗聞張公謹之喪哭之不避辰日史策以爲美談臣謂朝廷甫欲結異俗之歡示中國之禮宜推此意行之今日使者夕入而朝見之則情禮相副足以固好存愛不言而信矣取進止

論除降不用誥

臣至和中因任顛落職不降誥詞曾奏陳朝廷非故事難以爲法其時延和奏對面奉德音許賜施行自此故

事復正去年劉允瑜降官直以敕牒近日王琪降官亦
不出誥則是前詔尋復廢閣事體之間似趨苟簡雖非
王政之急然亦失朝廷賞罰訓誥慎重之意伏乞檢會
申明所貴雖小事猶不失舊體使百司有以遵法取進
止

上仁宗論石全斌不當除入內副都知狀

臣竊見入內押班石全斌爲入內副都知臣謹按全斌
昨已有制旨除宮苑使利州觀察使未能三日復換此
命朝令夕改古人所非若因全斌陳請探其不滿之意

曲徇所求以悅其心便是朝廷恩典未有定制惟繫宦
官臨時徼乞宣布天下必以爲惑傳示後世必以爲笑
何則陛下賞罰當信天下當教後世不知全斌功勤凡
有幾何昨者嶺外之行已曾受賞今後温成葬畢賞又
不薄不知厭足愈求遷進朝廷亦當愛惜事體無宜輕
改成命全斌閨闈之臣尚如此姑息萬一復有權勢重
于全斌者如何待之臣雖鄙賤實惜此體不敢輒撰告
詞

禮部貢院定奪鄭荀起請科場未便事件狀

當院准中書批下前權奉寧軍節度推官鄭荀奏科場未便事件奉聖旨進貢院定奪開奏者今具畫一如後一鄭荀稱伏覩云云當院今詳看天下解額多少不同不可均一所從來久矣幸因赦令增益者四十餘處恩已無量若更限以十人取一在他路雖未有大損于福建江南川廣則必特爲僥倖到省之人必須比舊數倍恐非今日治體所宜不可施行

一鄭荀稱科場舊制四年云云當院今看詳昨朝廷下間歲之詔蓋欲開廣賢路使士子無後時失業之恨又欲游士各歸其鄉不復有寄籍冒貫之敝本不驅迫遠方舉人必令奔走也何故反更恤其不便況降敕已來裁三四年常人安于所見尙未盡信具當循守漸變習俗不可輕改

一鄭荀稱天下逐州軍云云當院今看詳聚試之議今時多持此說但于國體未爲通允本責刺史縣令鄉舉里選重操行而後文詞若聚之轉運司則此法何寄又一路不下十數州軍所差試官正令不得人決不盡失若聚之一處而試官非其人則一路俱受其弊矣此必

然之患也事不稽古又不便今難以施行

一鄭荀稱竊見南省云云當院今看詳取士之制古今不同非務相反事有所因也祖宗收攬威權兼聽天下鑒唐之弊親程多士四聖相繼以爲定法固非羣臣所當輒議若以南宮攷校日多爲精崇政攷校日少爲粗此又不然南宮雖累旬然所攷不下數千人崇政雖浹日然所攷不上數百人相去有十一之較誠未見其淹速精粗之弊也

一鄭荀稱諸處發解及南省帖經云云當院今看詳帖經墨義誠爲無用然所以歷久未廢罷者當以其唐室以來有司舊法雖無甚利亦不甚害廢之未爲多存之無所妨比之告朔之餼羊以愛禮爲勝耳

一鄭荀稱舉人除齊衰喪服云云當院今看詳此制施行已久如妻及子孫弟妹雖皆齊衰猶以卑幼不廢貢舉自餘服紀固未嘗釐革卽未知荀指何等爲齊衰右謹具如前鄭荀所畫科場事今定奪到皆非要切不可施行具狀奉聞

禮部貢院駁張洞起請乞降等收錄少字賦論進

士奏准中書批狀

右謹具如前伏以禮部攷試條式頒行天下蓋設公共之格以便程文之體使舉子務各畢力而有司得以攷實磨于射御者不失其馳而射者自能中乃爲善也若欲變法易令徇人所短事同詭遇非所以待天下賢士也又業文之人惟務語省亦不于數字之間便成駢贅且施行已久未嘗聞以此爲弊朝廷信令何必輕改所稱欲依御試宣卷卽當院無由檢會況御試恩繫臨軒而貢院責在有司以此比類體亦非允其張洞起請議難施行

奏乞州郡辟選人爲教授狀

臣伏見今歲制舉中選者三人耳其間猶有以薄于行誼而被黜者此非有司較試之不精蓋在于聽言而不察行玩文而不計實之蔽也選舉若此豈可爲永法哉臣前歲嘗言州郡有學學皆有生徒而患無講授之師以專領之乞令州郡自辟選人爲教授仍理四攷爲一任未蒙施行臣以爲朝廷大務莫重于選舉常患游士不安其鄉里則有司無由攷行實是以專取詞藻則賢

不肖混淆至于廉恥之節壞而浮偽之俗成皆從此塗出也今使州郡有學學皆有師師皆有課試之法居常則勉其學而矯其失當貢士則訂其行而程其言一郡之士性之若否習之邪正能之多少皆可豫見而蚤定也于是上其名與言偕則選舉精矣人知爲善于其身然後乃能信于鄉里信于鄉里然後乃得聞于朝也則皆勸于爲善矣一紀之外三十年之內教成俗定則士各安其土相厲以義相尚以節何患賢士之難得哉誠如此治古之風庶幾可復也事固有言之似迂而理甚切行之似近而功甚遠者教化之謂也伏乞檢會臣前奏事理特賜詳擇取進止

奏外官親戚相代

臣伏見審官三班流內銓注擬外官其間或兄弟伯叔子姪自相爲代若前人政善後人繼之善固無可言設前人政惡後人因循之則害政而負于義如發舉之則傷恩而戾于教二者俱不可卽合前人有吏民之怨因以去位而後人懷親戚之恥乘之報忿則一郡一邑爲害必多非所以安細民也臣謂審官三班流內銓所注

擬外官其在五服之內于法許相容隱者皆不得相爲代有敢妄冒居之者以私罪論于理爲便

公是集卷三十三

公是集卷三十四

宋 劉 敞 撰

表

揚州謝上表

一介之材善無所取千里之地任爲不輕仰戴恩華退增慙懼臣聞事上之行莫若愛君愛君之臣莫重去國汲黯遺言李息望之致意本朝古今美談賢哲餘事況臣本以薄技邁茲昌辰幸得出入周衛之中優游侍從之末持橐簪筆庶乎寡尤帶劍佩衡足以自効豈其輕

去嚴密之奉偷得便安之私蓋引嫌避親中外著令因
事補吏朝廷通規幸蒙賜可之書殆殊共治之選伏遇
皇帝陛下天度容物聖資盡人揆其忠誠非有違象魏
之意察其淺識猶足寄民社之安沛然德音委以符竹
敢不勤恤人隱奉宣上恩自飭固陋之心庶幾樂易之
政

進四銘表

律鐘鼎
鸞刀

臣某言臣伏見周世宗使其臣王朴定雅樂當時稱爲
精及太祖聞之以爲聲高一律非和音也雖有此詔未
及改創陛下稽古之德自誠而明深究禮樂之本而以
述作爲務故敕有司宿儒據周漢舊典及魏晉以來百
家之說參覈是非以立鐘律前後二十餘年乃得其真
至詳至慎無以加矣律初就以校尺寸與司天景表正
合可謂得天及以鑄鐘攷其聲下王朴一律如太祖之
素由此觀之國家制作之美通于神明蓋所謂性與天
道不可得而聞者也陛下又因以興神鼎鸞刀奏事郊
廟皆出于聖慮稽合典訓所以藏萬世示子孫器之寶
也古者作器必銘銘之義天子令德臣幸得召赴崇政

殿從士大夫之後周旋器寶之側目覩其狀耳聞其聲
竊不勝其愚謹獻律鐘鼎鸞刀之銘四章以發明令德
之指而庶幾不朽之地揚子雲曰銘哉銘哉有意于慎
臣以子雲爲知言也干冒旒宸臣無任恐懼待罪之至

謝加學士表

常人之情得所求而喜智者之慮過其任而憂今邊備
雖嚴帥責差易學者雖衆儒選實難豈有貪就應聲之
求忽忘非分之任怔忡失據欣懼兼懷固欲辭榮不獲
承命伏念臣猥以薄技起于諸生內之無子產潤色之

才外之無山甫將明之用久典訓誥游臨藩垣七年于
茲微效不立猶以陪外廷之未聞長者之風間蒙分章
平議臣之奏時引大體正宗廟之儀苟圖納志非敢忤
物然而讒人飾詞以巧詆法吏挾怨以中傷當是之時
幾無以免聖心先覺公議尚存浸潤之說不行震驚之
衆爲止風波可畏天幸實多內私自憐懼久得罪輒勾
十里之守庶警一麾之行不謂皇帝陛下生成曲全覆
露無已進增金華之講增重儒林之光委以西州適其
素願望非所及幸不可涯夫匹夫一飯之恩庸士然諾

之信猶能捐生出死成功立名況臣連數十城之封兼
四千石之重于以宣明威信撫養細民盡其愚忠庶無
大悔以此圖報敢爲虛言

序

易外傳序

余讀周易表其象象爻辭蓋聖人之意微矣非通材達
識孰能言之傳曰仁者見之謂之仁智者見之謂之智
以言者尚其辭以動者尚其變以制器者尚其象以卜
筮者尚其占四者所從得之殊其稱君子一也然易之
書最爲深至天道性命變化之數自孔子罕言後世無
述焉以爲傳其人不得告告非其人雖言不著云爾學
者或有謂易之辭非爲數者此以目聽何異及論剛柔
始交而生屯分泰之體而成則莫能通習于所可見而
蔽于所不能觀然後知易非一家之術也夫君子所居
而安者易之序也所樂而玩者爻之辭也是以自天祐
之吉无不利以其窮理盡性能自鏡得失也余以爲仲
尼有云垂之空言不如見之行事深切著明故采五帝
以來明君賢相忠臣良士下及亡國喪家興壞成敗禍

福善惡之理附之象象爻辭以見白黑其說主王氏也而時有不同亦微辨而不斥後有觀者總而理之得以自省焉

春秋權衡序

劉子作春秋權衡權衡之書始出未有能讀者自序其首曰權準也衡平也物雖重必準于權權雖移必平于衡故權衡者天下之公器也所以使輕重無隱也所以使低昂適中也察之者易知執之者易從也不準則無以知輕重不平則輕重雖出不信故權衡者天下之至信也凡議春秋亦若此矣春秋一也而傳之者三家其善惡相反其褒貶相戾則是何也非以其無準失輕重耶且昔董仲舒江公劉歆之徒蓋常相與爭此三家矣上道堯舜下據周孔是非之議不可勝陳至于今未決則是何也非以其低昂不平耶故利臆說者害公議便私學者妨大道此儒者之大禁也誠準之以其權則童子不欺平之以其衡則市人不惑今此新書之謂也雖然非達學通人則亦必不能觀之矣耳牽于所聞而目迷于所習懷恐見破之私意而無從善服義之公心故

亦譬之權衡矣或利其寡而視權如盈或利其多而視權如縮若此者非權衡之過也人事之變也雖然以俟君子耳孔子不云乎知我者以春秋罪我者亦以春秋于權衡何傷哉于是^率定其書爲十七卷

顏魯公文集序

魯公極忠不避難臨難不違義是塵垢糠粃猶祇飾而誦習之將以勸事君況其所自造之文乎然魯公沒且三百年未有祖述其書者其在舊史施之行事蓋僅有存焉而雜山傳記流于簡牘則百而一二銘載功業藏于山川則十而一二非好學不倦周流天下則不能遍知而盡見彼簡牘者有盡而山川者有壞不幸而不傳則又至于千萬而一二未可知也吳興沈侯哀魯公之忠而又佳其文懼久而有不傳與雖傳而不廣也于是採掇遺逸輯而編之得詩賦銘記凡若干篇爲五十卷學者可觀焉蓋君子多見則守之以約沈侯好學喜聚書至三萬卷若是多矣然猶常汲汲而不足者至其集魯公之文使必傳于天下必信于後世可謂守之以約而尚友者乎予是以序其意

時會堂詩序

州城北帶廣阜古所謂崑崙岡也其木宜茶與蒙頂比故或謂之蜀岡太守歲貢蜀岡茶以火前采之發輕使馳至京師不過十日爲天下先自禹抑洪水分九牧淮海惟揚州其任土之法若瑤琨金木篠簜齒革羽毛織貝諸奇物當備輸王府天子爲其遠費民力皆止不以爲常貢常貢獨茶至節易矣然猶歲所上不過三數斤所以御于至尊者貴精不貴衍也世或說蒙頂茶宜久服能輕身除疾卻老誠有是者豈非臣子至願哉狸首之詩以時會爲樂者固諸侯之事也于是築堂蜀江之陽命曰時會將率官屬修職貢于此焉且使來者世世勿忘服也嘉祐二年十二月右正言知制誥知揚州軍州事劉某題辭

張氏雜義序

韓文公作歐陽詹哀辭言閩之人舉進士自詹始明詹以來未有舉進士者也舉進士由詹而始則當時雖有舉者必未甚多也詹死于今三百年而閩之舉進士爲特盛焉自流寓他處及占名數京師入太學爲胄子者

不數人其舉以鄉里者歲常不下六七百人其衆居天下五分之一聞之進士可謂多矣凡讀書作文章被儒服無不舉進士者其不舉進士獨侯官張宜宜爲人龐眉而甚古少言語有誠慤不爲狎侮治毛氏詩孔氏書王氏易鄭氏禮左氏春秋皆通其訓詁名其家法轉以相解條分節斷剖芒析毫不可以辯給奪也其言三代制度出于經者不啻如眼見乃不說魏晉時事不知有格律詩賦也吾嘗與共讀詔令數事時方立今王后宜驚曰是于古不可上如何若行耶吾曰公所言周公法

也國家承歷代之弊亦雜用漢唐禮不純出于周此所謂損益可知者也宜于是悅然解觀其意非周公仲尼之制雖出于天子猶以爲大不可其篤信好道而不阿世可見于此矣性便講解多新意異義務與聖人合而不求黨同間嘗邀其著書宜時年四十餘謙讓未肯當也然吾樂其道固窮而不戚絕俗而不詭雖古君子不過也自吾與宜別而遊于上國且七年矣求其在貧賤而用心若宜者蓋未有由是知古君子亦止于此而已耳傳曰舉逸民夫宜之事父母孝與友信于鄉里和用

其身端聞人皆知之而無爵祿之勸宜可謂逸民也已矣此固聖王所欲舉也因記憶宜所言詩書雜義歲久頗不存得其十事爲一卷以傳之其徒以達執事者庶幾于宜有所發云

衡字公甫序

古之人有聖智者出然後制器濟用以爲天下利而洪荒之風革矣前聖作之後聖因之以至于多且備宮室棟宇養生之大物也丘墓宗廟奉祀之大歸也城郭溝池守國之大防也車輅所以行陸也舟梁所以行水也

險阻由是而通耒耜鎡鋌筐筥杵臼所以資農作也薄槌以時蠶機杼以成絲絲麻布帛所以資女功也衣食由是而有鉄鉞干戈介冑矛戟所以衛民人也常旂旛旄所以表師帥也鼓鼙鐃鐃所以警進退也紆暴由是而戢網罟畢翳所以給畋漁也災害由是而除衣裳鞞舄所以周身也冕弁巾冠所以飾首也天子之鎮圭諸侯之五瑞所以班國也佩玉于身觸以衝牙組綬威異所以節行也貴賤由是而衰喪期有數喪制有別齊斬苴屨以杖屨輔其隆以日月致其殺所以厚人道也孝

思由是而篤珪璧琮璜凡用玉者所以禮神修好也誠
慤由是而交鼐鼎錡釜所以致烹飪也俎豆簠簋所以
旅飲食也爵勺奠彝所以酌酒醴也賓祭由是而供金
石絲竹匏土革木舞以干戚羽旄象其君德所以諧音
樂也和樂由是而合莞箏几杖所以佚四體也尊少由
是而分射侯既抗正鵠既設弓矢以中所以習射也禮
容由是而攷節符印璽所以孚遠近也命令由是而質
府庫之藏鍵閉筦籥以固之所以謹出納也詐作僞由是
而察五行之產五材之用或文也或素也或有象也或
無象也或貴其聲也或貴其色也或貴其德也視其所
施而已大小有宜上下有稱于以尊尊而親親老老而
賓賓敬鬼神而利民事國家制度于是乎始罔淫爲異
器以啓奇邪是以作而可法用而可觀惟度量權衡齊
眾之器也多寡天下之物誠信天下之民本之同律參
之同度數以適規矩方圓以定準繩平直法于王府同
于四海之內凡出于人力者莫不得所以程百器以役
百工是以先王務審之今吾族子者衡其名子平其字
矣嘗得進士第冠多士于天子之廷是尊儒之重選也

六替而拜四官籍在外朝職任書府出守大邦世人猶以爲淹相見于江之南固請于予曰爲我推衡平之義而易字焉予不得其辭而告之曰衡平而物得輕重物得輕重而民得其情天下之公所由出也字曰公甫可乎公甫曰衡也不得叔父之言爲不自安今朋友以爲衡也者將告之曰是吾叔父之言也

鄭野甫字序

鳥獸與人雜生于世鳥獸之形有頭足毛羽之異吾人者因其形之一類槩以其物稱之人之形同莫可辨者

古之人以名人出其父祖之命以爲識別後之人因名配字以義類相符非謂有勸沮之殊欲令人行其名字也故有因義以配物有因物以配義有因名之文損益藏顯而字乃反之有因名之物遂以其實配之是以因義以配物如耕之於伯牛如由之于子路因物以配義如赤之于子華師之于子張字反名如商之于子夏偃之于子游物配實如長之于子長予之于宰我是其意也今之人不究本初以意起事或謂此名也宜充之以是道彼字也可行之于終身雖失古人之心猶未離

乎告人以善也然而以名字自守于吾道之門固矣狹
矣鄭子名叔熊其友字以正夫子欲聞其說也命予爲
言其理以易之夫子學于古道智深而見博又以行誼
自潛不待正夫字然後勸也請字之曰野甫以附于因
物以配義者如曰不已質哉爲賦白駒之卒章曰生芻
一束其人如玉其人如玉者謂其來自外也

斲字序

古之人重冠重冠故重相字字之也者傳其名也傳其
名者主成其德故字表德者也若名則非表德者也古
之人有名狗名鮪名黑臀名籛條皆賢人也周公之子
名禽孔子之子名鯉聖人之命其子亦無擇焉然則惡
乎擇擇乎字而已帝乙愛其子字之受德使其人充其
字而守之其祥淑豈短哉今斲之名者厭也不擇也然
則孰字之宜宜乎思昔箕子之言者思曰睿孔子之言
者曰不思罔周書之言者曰罔念狂嗚呼思則睿也不
思罔也罔念狂也今爾何監非時箕孔周書致身之迪
且思豈一端而已哉將爲子思乎孝將爲弟思乎順將
爲兄思乎愛將爲友思乎信將爲長思乎惠是由爾身

出者也人其斃爾乎是故言人思其中也行人思其度也德人思其永也居人思其親也樹木人思其不伐也如是焉曰罔未之有其不曰睿亦未之有其字斃曰思惟無斃

劉景烈字解序

劉侯外戚公子也而過人者三其弓七鈞而射百步未可以斃牛兵無長短劍無單復應敵施巧倏忽不可知如神居士大夫間而恂恂不失節似儒者予是以嘉之夫士有英邁之氣而非功名之時則略爲不用資功名之時而無信任之勢則效爲不見今劉侯其天材多矣又有肺腑之親而四方敵國尙多恣睢者設使因其時奮其氣功名豈遂少哉而久處未試予以是惜之他日因燕飲酒言曰吾名永年而字昌齡以爲釋可也以爲訓則不可幸有以易之子曰然使貴而可以永年則安有齊梁之君使富而可以永年則安有范中行之臣齊梁之貴范中行之富而忽然不聞彼可以永年者安在哉在功名而已矣天地無窮而人之生有涯夫以有涯遊無窮之中而無以自別也蠢然作蟄然止而已矣雖

萬物何辨焉嗟乎此智勇士捐筋力忘利害而不顧以
 求就功名者也故一託于義而終身安之金石象其聲
 丹青狀其貌簡策敘其實若是可以永年矣字子以景
 烈如何座客相和唱善劉侯拜且謝曰謹受教請銘之
 心不敢須臾忘因序其語授之

公是集卷三十四

公是集卷三十五

宋 劉 敞 撰

序

送從父弟斆序 斆為蘇州戶曹
 掾二父舊治也

吾聞富者送人以財仁者送人以言吾非仁者以吾一
 日長乎爾莫爾告也不可昔者莊生有言吾甚善之其
 言曰形莫若就德莫若和就不欲入和不欲出又曰內
 直者與天為徒外屈者與人為徒嗚呼知此可以無怠
 矣就而入者不可以羣和而出者則掩上也內而不直

則其中不立外而不屈則衆厚怨之夫智無小也學而已矣官無小也敏而已矣知學不病知敏不匱居處恭執事敬與人忠雖之夷狄猶足恃也又況秦伯季子之國伯父叔父之所舊治者哉爾其以此矣

送王舒序

由中國入揚越五千餘里其地隘絕號爲一人守險萬人莫攻蓋自秦漢亂時則然今宋德一致夷以爲郡縣人民反習筆墨歲貢士比中州爲多南北人往來商賈財吏送故迎新旦暮不絕若夷徑然猶山行不能度車馬依草木巖壁極上復下斗絕無漸毒蛇狼虎據要處爲害或時瘴霧昏闇發于草莽早衰暮年易以致病其川行不能勝百石下瀨漂激聲氣洶駭船石礪浪隱鱗乘波水奔逝不能正目篙工一舉手不得所輒碎散沈溺不可援拯故北人去者常惴焉今王生治裝正歸閩中無難色出門取道無畏辭豈王生其土人能習之哉其怛音悍不避虎狼灘瀨之惡甘從事哉王生之意思于歸見其親猶方壞水決菑捷筭土不能遏故接浙而行尚何顧險乎雖然王生惡得勿重其身哉親憂亦

憂親喜亦喜曾子也事親有道而信乎友孟子也王生不道曾氏孟子則已苟道之王生欲行者何以異茲吾聞吳越多奇士者也王生如得其人而與之游吾又將賀王生之信于友而獲乎上也

送江鄰幾序

古今爲左氏者衆矣功名之士則尙權變詞辯之士則貴文章數家則隆讖緯小學則工文字亦徒祿利存焉若夫大不爲功名細不爲詞辯不僞于讖緯不銜于文字居今之世無有祿利之勸而治左氏者惟獨鄰幾鄰幾之學則可謂得乎其性而出乎其心矣雖然吾聞君子之學者貴其爲道也非貴其爲名也貴其適于聖人也非貴其愈于衆人也夫澶漫而無家閉絕而無宗此今世之儒固非矣有家以相訾也有宗以相奪也此漢世之儒庸是乎然則鄰幾何說焉故謂鄰幾盍爲春秋夫春秋者五帝之所以化二王之所以治禮可以起義可以制者也一之于仲尼則得之一之于左氏則失之而鄰幾猶固以不然昔蘧伯玉蓋年五十而五十化鄰幾慙以吾言寘于耳東南將有賢者乎吾願子評之將

無賢者乎吾願子復之子之化也何必五十吾敢以此
爲贈

送梅聖俞序

昔者邊鄙無事士大夫恥言兵聖俞獨先注孫子十三
篇獻之可謂知權矣及其有事士大夫爭言兵或因以
取富貴聖俞更閉匿不省利害可謂知道矣夫聖俞前
非勇也知天下忘戰之必有憂也後非怯也知功名之
說勝則隳教化也聖俞之任其身不輕矣世人其若聖
俞何哉某少聖俞十六歲然聖俞與我爲友所以從之
游常恐不足今聖俞應聘許昌某以事留京師不得偕
行也古者贈人以言吾何以贈子乎明子之趣以示人
不欺耳嗚呼世有君子者以我爲知言矣于聖俞無負
焉

送蘇安上序

莊子曰得者時也失者順也可謂盡于理矣今夫學者
守一先生之言則自以爲有餘其以干于世則自以爲
足矣濟天下不幸而不得則自以爲不若人是以有憤
怨之色是以有鄙倍之氣是以有戚嗟之聲若是其得

也不足以使人其失也足以傷身豈不可憐哉曩者安
上嘗舉于鄉名稱甚高亦得矣而曾不喜其意乃恥所
以舉者非已之學也今斥于有司名稱甚屈亦失矣而
曾不憾其意乃推所以失者非已之時也苟不安于道
達于命遠于利能若是哉嗚呼明安上之意以語衆人
乃得笑焉明安上之意以語賢者吾庶乎無取友之過
吾請以此爲上費

送王生序

王生嘗過劉子劉子弗謝也聞其將之京師受業太學
往送之門而告之曰吾聞贈人以其幣也弗若以其道
也資人以其貨也弗若以其言也今子進于藝矣而遠
行吾毋以贈子雖然子之學也將學于道乎將學于利
乎將道與利兼存之乎其毋乃貌爲道而情爲利乎何
子之汲汲不憚煩哉反修而身反寧而親反友而兄弟
夫道已至矣人有非子者乎且夫古之君子之學也慎
其所以爲號其仕也慎其所以爲名是以其號可傳其
名可信也今之君子則不然其學也託號于仁其仕也
寄名于義是以其號不可傳其名不可信也故學者至

乎鄉原而不自覺仕者至于兼愛而不自恥嗚呼慎之哉道術既爲天下裂矣子毋寡吾德而輕吾言哉榮子之量爾

送楊鬱林序

鬱林名郡也太守尊官也其任不輕矣然而當拜者輒以炎瘴霧露爲解天子以謂此皆全軀保妻子之臣無憂國之風皆置不用而詔丞相擇刺史之賢者使舉奇偉倜儻之士以充其選于是大人部荊州詔書先至則以楊侯聞天子可焉遂自郡從事遷廷尉丞假五品服以行別賜錢十萬衆皆榮之然楊侯既受命退而治裝汎然不以爲喜聞嶺海之說風土之異漠然不以爲憂如他日焉人皆曰楊侯矯亢人也嗚呼前世之所以能治也爲官擇人後世之所以不治也爲人擇官彼庸庸之臣志得意滿坐而養交以饗富貴真若長者一旦有境外之事憂畏首鼠堅以死避世常有之夫不可使往春秋貶焉若無君子何以矯也吾以楊侯矯世之君子春秋之徒歟推此心也雖在山海之外而加千乘之國其有難治哉于其行序以贈之

送邵賢良序

墨譏儒以言命夫儒者豈好言命哉古之賢多所說而不見鈞用多爲善而不得升舉幸而說合善取則齟齬乖戾卒敗其功而後已是類有若天爲之者故推其窮而歸于命孔子之相魯也孟子之仕齊也賈誼之用漢也樂毅之用燕也功施矣而不待得究名達矣而不得遂皆天也苟出于天者又曷怨乎今邵氏舉賢良天下之人舉賢良者不獨一邵氏然而邵氏無媒援于世猶奮于畎畝之中則邵氏誠賢良也今之時太平而士務進故山海之士無伏匿以不伏匿之士遭舉賢良之時士至者必多然而有司擇之邵氏之外不能論三可謂精矣夫合天下之士觸有司之情雖十册之其勢不爲人後亦明甚于是而不獲命也是功施而不得究名達而不得遂者類也事雖失圖其自致卓然之風猶足以暴于後生昔公孫子前舉賢良不見用後舉賢良爲第一夫公孫子非愚于前智于後也曩日之畫猶今日之務也前見絀而後見寵者遇不遇之時異也已適不遇雖智無益已適當遇言必見可皆非人力所能爲也而命

非乎故惜邵氏之未逢者宜推之于命而致乎勿憂致乎勿憂者本乎儒者之道者也

送劉初平序

讀書而講道據權而蒞事其功德易以及民孰若士大夫耶然而天下縲組垂紱爵上聞者無不慕山林之士而願與之齊爲山林者囂然若固當也此其故何哉豈朝廷之士真可薄山林之士真可高彼何予之而不辭此何受之而不讓乎亦曰不汙于利不近于恥不親于憂不煩于事苟異乎此者無不慕焉如此雖糠粃乎堯

舜無非者矣若劉生者豈真士大夫所慕者耶其游遍公卿無往而不若舊相識使汙于利近于恥親于憂煩于事而能爾乎往者朝廷喜求才拔草野有出茅屋任諫大夫者後太平益厭懈人亦益近薄故蒲草珪璧往往流于瞽叟而詔書亦輒以先生處士寵之欲以致後人今劉君好史書語當世事有權變又博識多前知爲士大大所稱而未聞有以舉應詔者何耶事固有難知者哉行矣入於越誠將見范公願以告曰斯道也將亡矣苟相天下也而能勿興此乎

送蕉千之序

君子之學也至于自得而已耳智足以經天下而不慮論足以合當世而不言仁足以懷萬物而不憂非可憂而不憂也憂其所憂不憂其所不憂今世之士皆不憂其憂而憂其所不憂舜之陶伊尹之耕太公之漁至矣當是之時洛水滔天懷山襄陵下民其咨而舜不慮桀作淫侈慢神虐民並告無辜而伊尹不言紂脯鬼侯醢鄂侯殘賊仕義而太公不憂此一聖二賢豈自遠于人哉德有守任有職以道援天下枉尺直尋而不爲者也

夫不汲汲于世者固世所汲汲焉不汲汲于世者乃可以大行王者不作聖人之道衰于是乎有宋墨之學以救攻止鬪有蘇張之學以排患折難有孫吳之學以強國勝兵有商管之學以長材足用外託號于仁以邀利內寄名于忠以干權嗟呼道之所以不明也學者眾而達者寡得之者喜失之者憂吾安知夫得之非失而失之非得歟吾又安知夫喜之非憂而憂之非喜歟是以君子慎所學惟至于自得而已耳焦生既學于歐陽公因北游京師京師賢智之所聚也伎能之所試也變化

之所出也生其務自得毋枉道憂天下之憂以翹于人
憂天下之憂以翹于人人將謂生宋墨也孰與勿學吾
亟得見焦生于歐陽公之門美生之志足以造于道而
不流于俗于其行也贈之以言

送謝希樂學士赴闕序

學者稱仁義必歸堯舜堯舜聖人也當時之行事在二
典者孔子敘之矣其君臣之言吁命以成不忒不疑熏
然太和以有鳳鳥之符嗚呼何純古粹聖至若此爰及商
周其道德雖不與堯舜偕比然史之所載聖人述焉後

世誦以爲經師師相傳由百世之下等百世之盛莫之
失也及兩漢受命史臣奮力以書于策然由無聖人裁
之褒貶不中學者不宗師況又無兩漢之美者可道也
哉今天下康乂無異于古而天下以堯舜爲法所踐所
言合符前王則史官左右所記注得不宜盛而推之于
聖人乎前日謝公處此任天下共美之今公之朝也人
又以宜代天子言者也夫代天子言者豈不欲制度詔教
令如堯舜三王坦然措之六經乎嗚呼人今以堯舜之
道責公公雖欲強而辭讓不可公能思之裁之推之明

之則史之所記宜在彼二者之間矣此可謂國家大務凡號儒者得勿喜乎苟志之及乎此毋留公行三月某日序

送福州文學蜀人范宗韓序

蓋君子之仕也辭貴不辭賤辭富不辭貧夫文學之位可謂賤矣其祿可謂貧矣是范生所不得辭也范生蜀人爲古文章有名或薦于上上以福州文學處之范生于是攜其妻東南出巴峽以趨海濱嗚呼太平以來治貴和同四方之士未有特超而起者及其多事而年

少羣不逞之人逃奔蠻夷爲之謀主以病中國由是隱居之賢以名高見疑稍稍就吏矣其祿雖寵囚之實也其籍雖仕竄之實也豈可謂非命也哉吾嘗游福州識張宜太和詡詡老儒也其爲人介而不別同而不流是以不爲世俗知而不爲世俗患子往從之乎又何陋哉

送潘況序

士不遇者隱可也古之所謂隱者非求異于人將以同于是故擇可以託者名焉因可以利者惠焉資可以養者食焉彼且索之以其智任之以其材則術深矣守

之以其誠達之以其識則志廣矣詹何之釣至于可以
爲邦庖丁之解牛合桑林之舞嚴君平之卜筮蜀人以
位世豈知所以隱哉潘生始以進士舉旣不偶故去而
治醫夫醫者世特患其無常潘生之醫合色脈立經紀
平權衡序清濁其有所治猶掇之也可謂深矣是其所
以索之者固精任之者固良守之者固明達之者固遠
歟是古隱者之志也夫士屈首受書出于蓬蒿之下者
必有濟天下之心幸而在位拘文法顧利害至于白首
或未能活一人今以醫故歲所活輒數十百千此兩者
責孰爲深功孰爲多潘生之隱于醫可以無譏矣于其
行序以贈之

送從兄赴選序

從兄居鄉里執耒耜耕者殆三十年衣食未嘗充旱乾
水溢稍喪其土則乞于鄉黨鄰里以養其親家君聞而
憐之適會上郊推恩得任子弟從兄以是爲郎又二年
將西之京師見子于襄濱海上其色焦然其髮班班然
其足蹶然病矣嗚呼前此者兄知勞力而已後此者又
將勞心古之人所謂生爲役者一身而二任焉其有不

病乎雖然吾聞之惟知道者可以不憂見其亟爲學其猶可及壯也

送新安尉張詵序

古者諸侯制有其國惟卿命于天子命于天子者不名于春秋以尊之也今也不然公卿大夫出爲方伯州牧者得行古諸侯之事不得行古諸侯之權其吏也天子置之諸侯之所得爲者貢士而已貢士多者數千人少猶數百人拔其尤者聞于上其大率十取一然而會于尚書者亦不減數千人有司雜試其藝窮其能者而聞

于上其大率亦十取一然而進于天子者裁數百人萬取千焉千取百焉不爲不精矣天子又親試其言而校之退其不中程者錄其中程者則益加少矣故凡拔于鄉攻于尚書策之廷中非其才千百人之尤也莫至焉如是而以爲士以佐諸侯以治天子之民其不輕而重也亦明矣是春秋所不名者類也然而或以爲小者彼自侈其才而負其氣不度榔下惠以予觀之不然夫天下有事執干戈之卒瞋目語難破堅陷敵出萬死一生之計奮不顧後可以朝弛擔而暮析圭儒者辨武厲精

馳意應變語奇以恫惕當世之權可以立談而取公侯
勢激之然也及其無事將攷以文采詢以制度與之揖
讓以行禮可者斯與之焉不假時以爲勢不資辨以徼
用其言必合于先王其德必蓄于其躬故仕者難也不
得以卑爲恥然則能勿重乎今晉卿旣自能力于其術
以取尤于千百人又能重乎今晉卿旣自其社稷人民
之事是柳下惠之智也苟順是而行之其獲于邑人而
得于諸侯聞于天子也易矣其于高爵若詔擯而上諸
堂孰能禦之吾知天子之命大夫士于春秋有重也故
爲之序以贈賸

送湖南安撫某使君序

苗民之頑不率帝命蓋自古記之矣以堯爲君以舜爲
相而有三危之誅以舜爲君以禹爲相而有羣后之師
此非其德不至力不足也不得已也然則聖朝獨得已
而已之乎夫苗夷異類異焉其暴虎也其貪狼也其捷
猱狃也山林之與居鳥獸之與羣其險阻幽絕非人境
也然而驅中國之士衣三注之甲負弩荷戈加糧糗其
上夜則冒霧露晝則負赤日日夜不休與之馳逐是以

難也然則雖欲急成功安可得哉今者上策莫若修堯舜之義明布其德而彼將自服其次嚴兵以守之絕其抄略之路而勿爲深入之師其次誘而致之使去其穴則因可取也若夫恥不能追而探其巢不爲致人而致于人釁于勇而嗇于禍可進而不可退是以用師僥倖也非國家之利也願使君不爲昔者三苗之事益贊于禹故其功烈垂于後世而莫得過焉世不可誣安知後來者之非益也將在使君所以達之而已何畏乎有苗

送湖南運使慎學士序

景祐四年七月詔以某叔父爲湖南轉運使明日詣閣門疏曰荆湖去京師蓋數千里其地于古爲三苗有彭蠡洞庭大澤之險而其南蠻夷與國爲境凡風雨明晦率常蒸毒易以疾病而臣母老不可往惟陛下哀憐未報又上奏曰臣不敢憚遠恐羈縻南方以爲老母憂則死有餘恨臣本三司判官今誠得罷所領獨枝籬祕閣資以其暇奉親不勝幸甚制曰可更以慎公爲湖南轉運使當是時尚書郎在荆湖察獄者以不迎親之官爲會稽太守劾舉見責問而叔父以母老故辭內外任以

求在左右朝廷以爲美談而慎公在書館三十年前後
佐大司農爲外郡守亦十餘歲勤勞久矣乃得此任士
大夫以爲少而公處之無愠色嗚呼古所謂各行其志
者歟孝者念其親而忠者念其公者歟念其親者忘其
祿念其公者遂忘其親歟詩曰是用作歌將母來諗念
親之謂也又曰豈不懷歸畏此簡書念公之謂也天子
以此命其臣而其臣又用此以報天子欲求內外之不
治風俗之不劭不可得也若夫吏道之端民事之情教
化之本征賦之法孰爲賢而不識此者未足以贈也故
于公之行語所可頌者爲來者法焉

正月二十日校書館刻本至此卷 沃叔

公是集卷三十五

公是集卷三十六

宋

劉

敞

撰

記

天台山記

汝陽地理書有天台山在今縣北三里所其高尺餘傳自古至今莫有能損者其上土其下石也亦曰天中山以爲豫州于四方最中汝南故刺史治于豫州亦最中是山于汝南又最中蓋處天地三萬里之極自古攷日景測分至者皆莫正于此以是名之其傍有祠其主山

也其神爲蛇黑文而赤章其見無常或脩或短或幽或明民有不恭事不信不飭則變怪動之其地居屯營營之士歲時獻享之夏丞相之爲此州嘗親至其處祝曰蛇若使吾見之吾力能大而祠莫見丞相去未能數十步遂見從騎多見者猶蛇也其脩尺丞相亦遂不復顧然吏民亦以故加嚴畏之或夸誕過其眞要之有山之各無山之情而民不厭以山稱之蓋得四方之中易所謂地中之山謙尊而光卑不可踰者也故作記表其地

雙廟記

淮西于古爲豫州唐武氏改制稱受命諸李多失職越王正以刺史與所部兵討不當立旣而兵敗王自殺吏蹤迹黨與窮治之數千人皆列大逆于時武氏方以刑立威大臣坐飛語不問曲直皆族夷以故知越事多濫無敢救者狄梁公爲刺史獨倡言脅從非首惡不當坐奏疏免之竟全此數千人其後百餘歲當憲宗時豫州已更號蔡節度使吳元濟據城反天子引天下兵征之不順攻之不勝戍之不服丁壯苦軍旅老弱疲轉餉士大夫咸共怒而將顏將重將古將武將通四面擊之以

盡力戰盡誅爲意而李太尉獨任智策夜入其城縛之不殺一人所以使百姓復見禮義脫于戮死嗚呼梁公可謂賢相太尉可謂賢將矣其恩厚其施博尸而祝之不亦宜也哉開元中刺史元通理始作感德碑載梁公之仁其後段文昌作平淮西碑明太尉之功而俱不爲祠堂使民無所追享宋興八十載知軍州事王質詢問其故歎曰善爲後慕之也豈可使二公不祀哉度地以作廟異室而同宇南面上左未及成質遷又十餘歲數換守帥莫克就者今太守至遂就之庭宇甚設儀衛甚

飾歲時報焉水旱禱焉嗚呼德之不朽者如此夫使凡相者而皆若梁公則治安得不平使凡將者而皆若太尉則功安得不成然則廟此者非徒思昔人而已亦爲來者允蹈之也不可刻石以謹其始故于是乎書質者丞相旦弟子清淨慈惠爲政不煩苛官至天章閣待制尙書郎中所居見稱云某月某日劉某記

王沂公祠堂記

齊魯雖皆稱貴文學尙禮義之國然其俗亦與時升降小白右功力任權數則其敝多匿智伯禽尊尊親親至

其衰也洙泗之間長幼相揖讓其失蓋以遠矣然仲尼稱之日齊一變至于魯魯一變至于道由此論之非明君賢師扶世導民孰能反其本哉五代之亂儒術廢絕宋受命垂七十年矣天下得養老長幼無兵革之憂庶且富矣然未有能興起庠序致教化之隆者也自齊魯之間弦誦闕然況其外乎丞相沂公之初守青也爲齊人建學其後守鄆也爲魯人建學由是二國之俗始益知貴詩書之業而安其性之所樂老師宿儒幼子童孫粲然自以復見三代之美禮讓日興刑罰日衰嗚呼君

子之盛德大業哉孔子所謂至于道者非耶沂公薨于鄆且二十年鄆人愛慕而悲思之僉曰不可使文正之德不享于世前太守錢公子飛聞之因卽學宮而建祠堂以稱士大夫之意錢公去位之五年堂乃成其廣若干脩若干崇若干凡皆錢公之素也甘棠之詩曰勿剪勿伐召伯所茇亦諸侯之正風哉序其語于石以詔後世又作登歌一章并刻之云文武維周天命郵隆孰相其成周公太公周公冢宰太公尙父遜厥碩膚惠于齊魯維此齊魯聖賢之緒尊德樂道四方爰茹不振不競

靡則靡定旣晦而明在我文正天子是毗諸侯是師賦
政于外俾民不迷乃設學校乃敦詩書翼翼齊魯若周
之初二公之位文正履之二公之治文正以之周歷千
歲二公實使之文正之功後亦將似之徂徠之松新甫
之柏我作此堂以告無斁

待月亭記

春卿劉侯監兵于堯之明年作新基移舊亭于園池之
廉名之曰待月一日燕賓友之酒三行客有長揖主人
請問待月之首答曰先是置有西園園有舊亭昔人尸

之荒榛與并棲雞于垣閑馬于楹或寢以羊或宿以兵
有風至止林籟少清有月來思池光不盈一日植足于
園縱觀而嘆曰景物否閉久矣將祈泰于予乎由是呼
卒夫具畚揭輦糞穢鉏蒿茅一之日培竹與松育美材
也二之日浚池及泉養清德也三之日因池土以封其
基四之日即亭材而廣其構不役于民不擾于公以潰
于厥成魯山巖巖惠我蒼翠魯水湯湯遺予潺湲而又
周公之宇仲尼之鄉聖賢遺蹟盡畫于壁若有神物陰
來相之或疑化工私以與之夫亭以池遷盡能事也月

以水鑑取善類也予今是亭西南去天空曠千尺不植
草木爲月之地若秋之夕夏之夜素魄初上納于清池
嬋娟淪漣相與爲一如金在鎔如圭在磨忽憶湘江之
流若洞庭之波登斯亭對斯景發吾之浩歌則待月之
名不有當歟主人之詞旣畢客有舉觴而言曰春卿吾
聞士閒燕相與言則及仁與義又曰文武之道未墜于
地在人賢者志其遠者大者君今揭亭待清月宜乎禮
賢材廣賓友求仁義之說與文武之用內則思建明堂
興辟雍與三代之故事外則思復河湟平薊壤續漢唐
之舊服用之則爲事業爲功名垂光冊書不用之則有
孚在道以畜其實與夫晏安之流遊西園寢北堂同心
而異志焉主人曰晉人善禱或譏輪奐周人落成祇美
寢興吾子博吾以王道勤我以功名君之言古人不如
顧謂做曰先生業文爲我書今日賓主之辭與亭成之
歲月敝固不讓云

東平樂郊池亭記

古者諸侯雖甚陋必有苑囿車馬鐘鼓之好池臺鳥獸
魚鼈之樂然後乃能爲國非以娛意崇不急也以合士

大夫交賓客賢者而同吏民也蟋蟀山樞車鄰駟職有駢之詩是已不然則齶齶者墨術也不侈于禮樂不暉于度數曰人我之養畢足而止亦瘠矣夫東平蓋古之建國又有州牧連率之政于今爲重其地千里其四封所極南則梁東則魯北則齊三者皆大國也其土沃衍其民樂厚其君子好禮其小人趨本其俗習于周公仲尼之遺風餘教可馴以詩書而不可詭以朱墨詭以朱墨鄙矣鄆故有負戒之園其廢蓋久士大夫無所于游四方之賓客賢者無所于觀吏民無所于樂殆失車鄰

駟職有駢之美而況于蟋蟀山樞之陋微以譚非敦詩書節禮樂之意也據舊造新築之鑿之增之擴之營之闢之有堂有臺有池有榭有塢有亭有館有南北門堂曰燕譽臺曰陳敷池曰芹藻榭曰博野塢曰吾竹亭曰玩芳館曰樂游南門曰舞詠北門曰熙春其制名也或主于禮或因于事或寓于物或諭于志合而命之以其地曰樂郊所以與上下同祭者也其草木之籍松梧槐柏榆柳李梅梨棗櫻柿安榴來檣木瓜櫻桃葡萄太山之竹汶丘之篠嶧陽之桐雍門之荻蒲圃之檟孔林之

香草奇藥同族異名洛之牡丹吳之芍藥芙蓉凌苾亭
蘭菊荇芡可玩而食者甚衆孟子曰賢者而後樂此不
賢者雖有此不樂也吾其敢自謂賢乎抑亦庶幾焉後
世將必有追數吾過者矣吾請以此謝

漢中三亭記

五年伯父以選爲興元旣至平獄訟時賦役協羣吏程
百工政事備舉矣明年作廉讓弭節漢三亭于是相攸
而勢或因或創高其閤閱厚其垣墉謹其堅塗以文賓
客以休主人以燕僚友屬役于其貳蔣侯瓦木之費不

出于府而財有餘板築之任不求于民而力有餘壯麗
之度不越于法而巧有餘處者欣欣來者熏熏而是歲
大有年禾合穎木連理牛兩犢百姓胥慶吏請著記患
不得其說伯父因舉圖授某某以爲凡南面而聽治者
皆公侯公侯之于其國有所興無不記者其在春秋作
南門新延慶築王姬之館或以得其制書或以得其宜
書或以得其時書嗚呼聖人治天下必自人道始而世
或以爲不然斲于財嗇于力陋于禮故郡國廢送勞之
節簡燕豫之樂夫興元固都會也使四方之賓來而

無所于接三監之大夫至而無所于息執政之士勞而無所于游又何以觀政也哉作三亭而可以觀政非得其宜乎有因有創因者無絕也創者無侈也非得其制乎不傷財不害民而歲以有年非得其時乎是三者有一焉固書于春秋矣況其參也哉某請進此說以示後世之君子後世之君子將大有得于三亭焉爾若夫風土之樂山川之美耳目可及者不足道也某年月日某記

歲寒堂記

天聖中伯父爲蕭山去十二歲而吾弟和亦爲蕭山蕭山之人固望而喜矣和至官盡復修伯父之政而不敢有加焉居數月作歲寒堂者故便廳之廢爲庖者也因其牆壁而堊墁之因其棟宇而端治之因其松竹而封植之爲之令名以寵嘉之而吏民乃皆喜曰果也吾侯善起廢者縣故無射堂和乃益其東偏作求已亭以交賓客接賢者修弓矢射侯之禮而從之游者皆驩然忘歸或游揚侯聲浸尋達于淮泗之間長老聞者咸悅和于是欲記其指于石以示越人吾曰凡有百里之地者

皆曰國君國君之所爲百姓之所視也將由乎愛民勤
政之爲乎則百姓喜將由乎廣已造大之爲乎則百姓
怨是故不可不慎也今和歲寒堂能使吏民信之作求
已堂能使賓客樂之是亦足稱矣始伯父爲蕭山鑿鄭
渠以便國漕歲省度支錢累百萬而不名其功君子以
爲難百姓歌美之今和益樹政又能使百姓不忘者吾
見歲寒求已與鄭渠偕矣嗚呼吾因此又有感者凡天
下之事先王之政其已廢可起如歲寒堂者衆甚凡當
世之俗聖人之禮其已忘可舉如求已亭者亦衆甚誰
爲君子果而行之乎此非今所得及也姑以書于石達
吾心焉爾慶曆三年十一月劉某記

欣欣亭記

劉子作欣欣亭先是弘農楊異亦爲欣欣亭自爲之記
序其所以欣欣之意或曰子之欣欣楊之欣欣歟劉子
曰否可得聞歟劉子曰何爲其不可也吾得所以居此
者達亦欣欣也窮亦欣欣也富亦欣欣也貧亦欣欣也
人知之亦欣欣也人不知亦欣欣也欣欣之實盡于此
矣吾又嘗聞夫戚戚之實未盡于此嗚呼戚戚之實窮

亦戚戚也達亦戚戚也貧亦戚戚也富亦戚戚也人不知亦戚戚也人知之亦戚戚也窮而戚戚者爲達也達而戚戚者其又有大不達者存貧而戚戚者爲富也富而戚戚者其又有大不富者存人不知戚戚者爲知也人知之亦戚戚者其又有大不知者存嗚呼吾敢爲戚戚毋欣欣乎吾請以欣欣之實爲終身之居豈直亭也而道之哉

伯父寶書閣記

初伯父以尙書郎致政歸築室于蘇之長洲曰吾昔爲之宰矣賦役吾未嘗不均也因其力而時使之獄訟吾未嘗不謹也察其情而恕思之人皆思我後世居之安室旣成聚書數千卷覆以重閣指之示子孫曰此先帝以賜先子者也此先子所以教後嗣者也吾嘗以此事親以此事君矣行年八十無悔于心者今以遺汝吳中士大夫聞若言皆記以爲愼史某以爲古之君子莫難于擇所處擇所處而當故令聞長世其身体焉伯父之卜居也于人之我思其遺子孫也以已之事親與君而歸于無悔心忠信學問而已矣牛羊倉廩金玉之富不

預焉頌不云乎在彼無惡在此無戮雖龐氏之義何以
遠過于是名其閣曰寶書閣而刻其語于石使後生有
述焉若夫棟宇之制奢約之度智者可以觀其則仁者
可以見其志非爲者所及也嘉祐三年正月右正言知
制誥知揚州軍州事某記

三脊茅記

古之祭祀無不用茅者而至于封禪則必三脊茅以爲
神藉三脊茅出于江淮之間蓋非其地不生而江淮之
間則皆楚越國也有王者則後服無王者則先叛自三
代之君莫不患之故封禪者必三脊茅其意以爲能服
楚越使其職來貢則三脊茅可致三脊茅可致而封
禪乃宜矣古之人非輒貴異物也事理相起知其必然
爾周衰齊桓公霸天下其功大而自矜欲遂封太山故
管仲亦以三脊茅止之是所以不能致者也三脊茅旣
非世所常玩又封禪之禮希闊不講故學者往往不能
得其名先帝將封太山責三脊茅于荆荆人莫識有一
老父識之然後得貢于天子天子竟至太山而還以老
父爲有神助賜九品之服嗚呼非明天子不能封禪告

成功非封禪無所用三脊茅久矣天下之無明天子也
彼其不爲時用可勝言耶余令畫工圖之以示學者

壺公祠大樹記

壺公祠在縣西北十里其中庭有大樹絜之蔽牛壺公
者費長房之師當東漢時賣藥汝南市中歸輒挂其壺
而躍入焉長房爲市掾見而怪之就傳其方一旦別長
房去莫知所終蓋神仙人也其所挂壺處則此樹是也
至今百姓道之疑以爲仙者不死故其物亦壽也漢以
來九百餘歲矣常草木所不能待也此獨存是其異者

一也察其根則虬結而膠緻察其幹則空虛而穿穴察
其葉則柔弱而繁澤是其異者二也條之下垂帶之上
屬側穿復出大者合抱小者徑尺環之成林是其異者
三也挾可異者三汝南人世世傳之而莫能正其名故
通謂之大樹云夫天下之物未可以理窮則未可以類
推也彭祖歟冥靈歟其或使之歟吾惡乎知之咸平二
年有爲壺公祠者不能久遂廢慶厯初夏丞相守此邦
乃益新之于是民之祈福祥者士之攷技術者吏之覽
方俗者常至其下嗚呼能使此樹不朽未必非壺公也

能使壺公益聞者未必非丞相故作記以信來者刻之
廟中

· 先秦古器記

先秦古器十有一物制作精巧有款識皆科斗書爲古
學者莫能盡通以他書參之迺十得五六就其可知者
校其世或出周文武時于今蓋二千有餘歲矣嗟乎三
王之事萬不存一詩書所記聖王所立有可長太息者
矣獨器也乎哉兌之戈和之弓離磬崇鼎三代傳以爲
寶非賴其用也亦云上古而已矣孔子曰多見而識之
知之次也衆不可概安知天下無能盡辨之者哉使工
模其文刻于石又并圖其象以俟好古博雅君子焉終
此意者禮家明其制度小學正其文字譜牒次其世諡
迺爲能盡之

林華觀行鐙記

某獲一銅器刻其側曰林華觀行鐙五鳳二年造第一
不知何所用按漢書五鳳宣帝年號其歲丙寅到今嘉
祐壬寅一千一百一十七年矣又刻其柄上爲扶字皆
秦小篆也

龍雀刀記

右一刀往年築青澗城掘得之其鐵精利其環爲龍身而鳥喙蓋赫連勃勃所作大夏龍雀者也勃勃使其臣作銘曰大夏龍雀威服九區然今不見銘處或歲久磨滅歟將其時雖有銘亦不皆刻之歟

貞觀刀記

右一刀以金錯其背曰貞觀十六年并州都督府造鏐刀匠蘇四等造專當參軍事王某物勒工名蓋古制也其字體勁金亦精好足以明當時總核名實百工所制作後世鮮及之

四四二六日校

公是集卷三十六

公是集卷三十七

宋 劉 敞 撰

義

士相見義

自天子至于庶人皆有摯摯者致也所以致其志也天子之摯鬯諸侯玉卿羔大夫鴈士雉鬯也者言德之遠聞也玉也者言一度不易也羔也者言柔而有禮也鴈也者言進退之時也雉也者言死其節也故天子以遠德為志諸侯以一度為志卿以有禮為志大夫以進退

爲志士以死節爲志明乎志之義而天下治矣故執斯
摯也者執斯志者也君之摯以事神臣之摯以養人惟
君受摯者惟君受養也非其君則辭摯不敢當養也古
者非其君不仕非其師不學非其人不友非其大夫不
見士相見之禮必依于介紹以言其不苟合者也必依
于摯以言其以道親也苟而合惟小人而不恥者能之
君子可見也不可屈也可親也不可狎也可遠也不可
疎也賓至門主人三辭見賓稱摯主人三辭摯所以致
尊嚴也大夫以禮相接士以禮相諭庶人以禮相同然
而爭奪興于末者未之有也人苟爲悅而相親若者未
必爭苟爲簡而相親若者未必怨是故士相見之禮者
人道之大端所以使人重其身而毋適于辱也所以使
人審其交而無適于禍也惟仕于君者召而往未仕而
見于君者冠而奠摯在邦曰市井之臣在野曰草茅之
臣君雖召不往也是故雖有南面之貴千乘之富士之
所以結者禮義而已矣利不足稱焉刑罰行于國所誅
者好利之人也未有好利而俗不亂者也無介而相見
君子以爲諂故諸侯大國九介次國七介小國五介

公食大夫義

食禮公養賓國養賢一也親之故愛之愛之故養之養之故食之食而弗愛猶豢之也愛而弗敬猶畜之也饗禮敬之至也食禮愛之至也饗爲愛弗勝其敬食爲敬弗勝其愛文質之辨也公使大夫戒必以其爵恭也已輕則卑之已重則是以其貴臨之也賓三辭聽命言是禮之貴弗敢當也弗敢當故難進也公迎賓于大門內非不能至于外也所以待人君之禮也臣之意欲尊其君子之意欲尊其父故迎賓于大門內所以順其爲尊君之意也三揖至于階三讓而升堂充其意諭其誠也于廟用祭器誠之盡也君子于所尊敬不敢狎不敢狎故神明之故忠臣嘉賓樂盡其心也大夫立于東夾南西面北上士立于門東北面西上小臣東堂下南面西上宰東夾北西面北上內官之士在宰東北面南上百官有司備以樂養賢也設筵加席几致安厚之儀也公設醬然後宰夫薦豆菹醢士設俎公設犬羹然後宰夫設鉶啓籩言以身親之也賓徧祭公設梁宰夫膳稻士膳庶羞爲慤慤也賓三飯飯梁以涪醬此君之厚已也

賓必親徹有報之道也庭實乘皮侑以束帛雖備物猶欲其加厚焉也公拜送終之以敬也有司卷三牲之俎歸于賓館不敢褻其餘也上大夫八豆八簋六鉶九俎庶羞二十其餘哀是見德之殺也君子之言曰愛人者使人愛之者也敬人者使人敬之者也親人者使人親之者也自卑者使人尊之者也是故公養賓國養賢其義一也未有愛之敬之親之尊之而其位不安者也未有不愛不敬不親不尊而能長有國者也將由乎好德之君則將飴焉惟恐其不足于禮將由乎驕慢之君則將曰是食于我而已矣故禮君子所不足小人所泰者也孔子食于少施氏將祭主人辭曰不足祭也將殮主人辭曰不足殮也孔子退曰吾食而飽少施氏有禮哉故君子難親也將親之舍禮何以哉

致仕義

自頃有司屢言士大夫過七十而不致仕請引籍校年而卻之天子弗忍也以詔戒告之而已予謂致仕之義君非使之臣自行也宜乎天子弗忍督迫之而以詔書告戒也然而天下之老臣猶自若也甚矣夫其非天子

之意也故作致仕義致仕之義古者大夫七十而致仕君非使之也臣自行也臣雖行之君曰是猶足以佐國家社稷也留之不可失也于是乎有几杖之賜安車之錫所以致留之意也君留之臣曰不可貪于人之榮不可溷于人之朝不可塞于人之路再拜稽首反其室君不彊焉義也毋奪其爵毋除其祿毋去其采邑終其身而已矣此古者致仕之義也此之謂上下有禮故古者大臣讓小臣廉庶人法百姓不競由此道也是以古之爲臣者不四十不祿不五十不爵不七十不致仕四十而祿爲不惑也五十而爵爲知命也七十而致仕則以養衰老也不惑故可與謀大事矣知天命故可以受大寵矣養衰老故可以全節儉教百姓矣故古之仕者爲道也非爲食也爲君也非爲己也爲國也非爲家也是以時進則進時止則止也是以進不貪其位止不慕其權也凡致仕之義君曰畜犬馬不可以盡其力而況士大夫乎是雖誠賢也雖誠智也吾不可盡其力也此恩之至也臣曰爲人臣者不顧力雖然吾力不足矣不可以當社稷之役而蒙干戈之任矣不可以勞夙夜之慮

而苟曰暮之利矣全而歸焉亦可已矣此義之至也故君以恩御臣臣以義事君貪以是息而讓以是作今之人則不然仕非爲道也而爲食也非爲君也而爲己也非爲國也而爲家也是以進不知止而困不知恥也是以當老者上雖屢督教之而猶莫從也有司雖痛詆發之猶莫顧也此無他廉讓之節不素厲而賞罰之政混也然則奈何曰必引籍校年而命之退則薄于恩而蔽于義必毋引籍校年而待其退則貪位而害民蠹國均之二者莫若察有功者而必賞之無問其齒焉察無功者而必廢之無問其齒焉彼知賞不出于有功廢不遺于無功也則震而自謀矣震而自謀則賢不肖去與就決矣如是亦焉用引籍校年而命之退以損吾義哉今夫無功與有功者皆雜然莫辨也彼所以得偷容于其間也故夫偷容之人而欲其畏義由禮以自潔乎繩墨之外是難能也聖王之治也非禮義所誘則毆之以法毆之以法亦不廢其禮義之指此故法之毆也嗚呼爲致仕而卒以法毆也不已薄乎其亦出于不得已爲之者乎然則又何憚而不爲哉

投壺義

古者投壺之禮主人以賓燕而後投壺也燕者禮之輕者也輕則易易則褻褻則慢酒之禍恒由此作是以君子惡其褻以慢也爲壺矢以節其禮全其歡也君子之于人苟有以歡之必有以禮之苟有以禮之必有以樂之苟有以樂之必有以言之賓者所法也非法人也所養也非養人也主人奉矢以親之言卑其身以事賢也主人三請不怠賓三辭不煩尊禮重樂之義也尊禮則敬矣重樂則和矣敬以和故上下能相親也君子之所

異乎人者其唯易事而難悅也不褻其接所以致難悅也主人拜送賓辟賓拜受主人辟授受之禮也授受者人道之大也不可以不敬也拜以敬之也勝飲不勝者罰也辭不曰罰曰養不尙人以勝也不恥人以不能也飲曰賜灌不恥過也不忌人以勝已也故尙人以勝則矜恥人以不能則怨自恥其過則忿忌人以勝也則懟矜以怨忿以懟此辨訟之所由作也勝者有爵貴也有馬富也內不失其樂外不失其功然後富貴可保也投順爲入不順雖入不釋明順而後有功也樂以狸首以

順爲節也侍于先生長者不角不擢焉以順爲禮也順爲功故弗非也順爲節故節可守也順爲禮故禮不悖也故曰古之君子乎不必相與言也以禮與行示之而已矣詩云示我顯德行此之謂也

辨

祭法郊禘辨

有虞氏禘黃帝而郊嚳祖顓頊而宗堯夏后氏亦禘黃帝而郊鯀祖顓頊而宗禹商人禘嚳而郊冥祖契而宗湯周人禘嚳而郊稷祖文王而宗武王傳曰禘大祭也

禘者帝也帝者先王之配天者也禮不王不禘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所以明德厚者流光德薄者流卑也郊者祭天也孝莫大于嚴父嚴父莫大于配天天者物之本也祖者人之始也所以致尊極之意祖宗者廟之不毀者也古者天子七廟曰考廟曰王考廟曰皇考廟曰顯考廟曰祖考廟有二祧祧之言超也遠廟也去祧爲壇去壇爲墀凡祖考之廟皆迭毀也其不毀惟有功及有德者或謂之祖或謂之宗祖者非太祖也言後世述之也宗者非宗祀也言後世尊之也何異

知祖非太祖宗非宗祀也曰文王非周太祖武王非周宗祀也周人祖后稷周公宗文王何以知祖者後世述之宗者後世尊之曰商有祖甲祖乙皆非太祖又有中宗高宗皆非宗祀也曰夏后氏不郊顓頊而郊鯀何也曰祖者必有功有功則廟不毀鯀無功其廟毀故推以配天嚴父也商人郊冥何也曰冥諸侯也未受命不可稱祖宗其廟毀久矣故亦推以配天也因是以見非天子不禘非天子不郊非天子不建祖宗非有功德不爲祖宗非有祖宗無不毀廟鯀無功故不敢食于廟而食于郊食于廟爲必毀食于郊則世世修之此禹之孝也冥無廟故不敢與于祖而食于郊與于祖爲必毀食于郊則世世修之此湯之孝也因是以見廟已毀雖有功猶不可復立春秋曰立武宮蓋刺之也郊者祭之至尊者也或配以祖或配以父三代異物有近有遠其祭不同其所以嚴父配天一也曰然則夏之郊也以顓頊商之郊也以冥而禮運曰杞之郊也禹也宋之郊也契也何也曰湯放桀封禹之後以上公遷鯀而郊禹武王殺紂封湯之後以上公遷冥而郊契祭法之言者言其始

也禮運之言者言其末也是以二者不同也

君臨臣喪辨

君臨臣喪以桃茆先非禮也周之末造也事之斯爲臣焉使之斯爲君焉君臣之義非虛加之也寄社稷焉爾寄宗廟焉爾寄人民焉爾夫若是其孰輕之故君有慶臣亦慶君有戚臣亦戚書曰元首明哉股肱良哉尊卑異而已矣雖于其臣亦然故臣疾君親問之臣死君親哭之所以致忠愛也若生也而用死也而棄生也而厚死也而薄生也而愛死也而惡是教之忘生也是教之背死也禍莫甚于背死而忘生苟爲背死而忘生故不足以及託六尺之孤寄百里之命施之于人者不變于存亡然後人之視其亡猶存矣則夫桃茆何爲乎諸臣之廟哉或曰子記有之宜若禮然曰否是固亦周之末記也昔者仲尼之畜狗死使子貢埋之曰丘聞之也敝帷不棄爲埋馬也敝蓋不棄爲埋狗也而丘之貧無蓋也亦與之席焉夫不以賤而棄之爲有勞也夫不以死而欺之爲有生也勞雖賤不棄也死雖狗不欺也而況于君臣乎吾故曰君臨臣喪以桃茆先非禮也周之末造

也雖然必有以也古者人君非弔喪問疾不至乎諸臣之家非弔喪問疾而至乎諸臣之家謂之君臣爲諱故君弔于臣使巫祝先釋采于廟門然後入釋采者告有事也或失其義而謂巫其祓之乎昔魯襄公嘗朝于荆荆君死荆人曰公必親襲魯人辭不得命則使巫祝以桃茆祓而先葢厭之也由是觀之則魯襄公爲之也曰君臨臣喪不以桃茆先則君信之矣二人執戈以前也非惡之乎曰豈謂是哉君之行固必有衛之者矣況諸臣之家乎昔者楚公子圍會諸侯于宋將升壇使兩人執戈設服離衛諸侯之大夫皆知其爲君也如苟惡之而已會于宋何爲惡之哉

公是集卷三十七

公是集卷三十八

宋

劉

敞

撰

論

易本論

易曰太極生兩儀兩儀生四象四象生八卦此何謂也
 曰太極者天地之先也未有清濁未有剛柔未有上下
 未可以物名故謂之太極也太極將判則清者始上濁
 者始下上下絪縕而未可以天地名有其儀而已矣此
 之謂太極生兩儀也雜乎兩儀之中芒芴之間是始有

水火木金土之象是始有一二三四五之數是始有東西南北中之位而未可以五行稱有其象而已矣此之謂兩儀生四象也二三五者陽二四者陰陽之數九陰之數六因其九而三之則得乾因其六而兩之則得坤此之謂參天兩地此之謂乾元用九坤元用六且夫天者積陽也地者積陰也凡積之類老老則能變矣故乾一變而得震坤一變而得巽乾再變而得坎坤再變而得離乾三變而得艮坤三變而得兌此之謂乾道成男坤道成女此之謂四象生八卦也或曰子言則美矣理則深矣願聞水之所以一火之所以二木之所以三金之所以四土之所以五其先後多少之序者氣耶數耶曰氣也亦數也兩儀之氣合而生冲和之氣生于子子者黃鐘也其位北方當十一月而一陽生故水數一也黃鐘之氣下生林鐘林鐘者未之氣也其位南方當六月而二陰生故火數二也林鐘之氣上生太簇太簇者寅之氣其位東方當正月而三陽生故木數三也太簇之氣下生南呂南呂者酉之氣也其位西方當八月而四陰生故金數四也南呂之氣上生姑洗姑洗者辰之

氣也其位東南當三月而五陽生故土數五也故因其
先後之序而數之則水一火二木三金四土五因其陰
陽之位而數之則亦水一火二木三金四土五此自然
也曰子之言者蓋五象而謂之四象何也曰土者兩儀
之別也先四象而生後四象而用四象賴之而有故不
名一象而寄其位于東南也東南者辰也胡不寄之西
南而寄之東南土者非有正居也順取一位而已矣曰
黃鐘者冬至之氣也一歲則一至十歲則十至而子以
能生謂四象何也曰是乃所以能生四象也天地之氣
一而已矣其之北者則爲寒其之南者則爲大熱其之
東者則爲大溫其之西者則爲大涼寒謂之水熱謂之
火溫謂之木涼謂之金天用其精地用其形而人不知
耳苟明其一歲一至十歲十至推而上之至于千歲千
至萬歲萬至又推而上之至于未始有物氣之至也有
止乎又何怪不生四象哉曰請問天有六陽自子至巳
地有六陰自未至亥今黃鐘生陽則宣傳之大呂而反
傳之林鐘何也林鐘傳之太簇則是矣太簇傳之南呂
又何耶此爲復有一陽氣乎固同物也曰此自同物而

陰陽有尊卑授受有順逆耳陽尊陰卑尊者專其位卑者不敢專其位必寄之于其衝以求就陽也故黃鐘下生林鐘而大呂之氣應者寄之大呂也太簇下生南呂而夾鐘之氣應者寄之夾鐘也姑洗下生應鐘而仲呂之氣應者寄之仲呂也蕤賓上生大呂而林鐘之氣應者寄之林鐘也夷則上生夾鐘而南呂之氣應者寄之南呂也無射上生仲呂而應鐘之氣應者寄之應鐘也此皆其衝也此之謂妻道臣道地道故妻從夫臣從君也從天其義一也曰請問乾坤生六子而乾坤六子並列乾居西北坤居西南何也曰八卦者皆出四象四象生八卦則八卦不得不並列也其位有先後耳乾者天也天道貴陽陽者皆屬天坤者地也地道貴陰陰者皆屬地陽始于子終于戌置乾于子戌之間者此陽之終始也陰始于未終于酉置坤于未酉之間者此陰之終始也曰何謂大衍之數五十其用四十有九曰衍者積也天地之數始于一積于十聖人參天兩地而倚數故衍天之參則爲三十衍地之兩則爲二十所以參天兩地而不一天兩地者一不可用也故乾積三坤積二而

不積一一者乾坤所不用是以其用四十有九何謂乾之策二百一十有六坤之策百四十有四皆老陽老陰也何爲皆老陽老陰也乾無少陽坤無少陰也然則老陽何以九老陰何以六曰乾積三以爲九故老陽九也坤積二以爲六故老陰六也少陽何以七少陰何以八曰老陽則生少陰老陰則生少陽陰陽之相生猶環之無端陽道作息陰道作消七者言益一于老陰也八者言損一于老陽也易何以獨用七八九六爲占乎曰天一地二天三地四天五地六天七地八天九地十皆五行也五以上爲道五以下爲器聖人用其道以畫卦用其器以推數土者四時所不載也故上則并于四象下則遺而不用此聖人作易之本也何謂陽卦多陰陰卦多陽曰索乾者爲陽震也坎也艮也皆乾之索也索坤者爲陰巽也離也兌也皆坤之索也乾之索皆一陽二陰非多陰歟坤之索皆一陰二陽非多陽歟何謂陽卦奇陰卦偶曰震一也巽二也坎三也離四也艮五兌六也是奇偶也陽必畫五而後卦陰必畫四而後卦是奇偶也何謂陽一君而二民君子之道陰二君而一民小

人之道曰陽者君之象陰者民之象陽者君子之事陰者小人之事陽卦一陽而二陰非一君而二民歟陰卦二陽而一陰非二君而一民歟一君而二民非君子歟二君而一民非小人歟敢問二君而一民奈何曰執德不一斯二君也政出多門斯二君也有國家天下而不能守賢聖將因而興百姓各擇主而歸之斯二君也此所謂小人之道也

重黎絕地天通論

昔天地之始判也清者在上濁者在下在上謂之陽在下謂之陰其已久矣然而書獨曰重黎絕地天通何哉曰凡天地者名也清濁者體也陰陽者氣也是雖人物而有上下之異然其治乃反在人人者天地之心也故人道治則天地適其位清濁安其常陰陽辨其序人道不治則上下交亂矣其名雖不變其體雖不雜其氣雖不改然其政擾矣故古之治天下者必有神民之官以序天地蓋惡擾也凡親上者本乎天者也親下者本乎地者也是以神之事皆屬天民之事皆屬地毋以民亂神毋以神惑民則天地之道得矣然則上下不位乎陰

陽不安乎幽明不別乎所謂重黎絕地天通者此也昔
觀射父旣言其略矣未盡其方也則世雖有重黎而欲
絕地天通何由哉吾請言其方凡天子祭天諸侯祭土
卿大夫祭五祀士庶人祭其先天子七廟諸侯五廟卿
大夫三廟士一廟天子祀以犢諸侯祀以牛卿大夫祀
以羊士祀以豕天子有禘有祫有享有薦諸侯祫而不
禘卿大夫享而不祫庶人薦而不享天子以公爲尸諸
侯以卿爲尸大夫士以孫爲尸天子事尸十有二獻諸
侯九卿大夫七士五天子之祭天下助諸侯之祭一國
助卿大夫之祭一邑助士之祭朋友助天子舞六代之
樂諸侯舞時王之樂大夫以下不樂也故貴賤有禮上
下有等而不相逾所以治神也士以德農以力工以巧
商以利二十而冠三十而娶五十而衣帛七十而食肉
不耕者祭無盛不績者喪無服不事事者出夫家之征
師教之也宗收之也友攝之也吏治之也卿賓之也生
有所依死有所歸不犯非禮不慕非福則人勸其業而
刑是用措所以治民也此可謂絕地天通矣今庶人而
得祭天地旅山川祀非其鬼卿大夫不得立宗廟可謂

治神乎庶人服侯服食侯食居侯居男不耕女不蠶起而相隨以事神爲俗無父子之親無君臣之節下者乃爲巫祝略計天下常百萬人可謂治民乎由是觀之重黎之業已矣然則天地不通乎人神不擾乎上下不瀆乎百事不隳乎嗚呼明吾言者可以治天下矣雖使重黎復生何以易此哉

師以得民論

先王治天下有不勞而民自爲正者治之至也不勞而民自爲正者其推師乎天地生之父母養之而師教之然後內可以事親外可以事君大可以治民小可以治身矣故師者非他也所以使人知事親之道事君之義治民之術治身之法者也有人于此內不足事親外不足事君大不足治民小不足治身則禽獸無以異矣知自別于禽獸則必從師以學之故師者非以飲食望人之口也非以財利鈎人之心也非以權勢制人之力也非以名譽飾人之意也以仁爲本以禮爲教以樂爲和以信爲符使人乃誘然而歸之翕然而隨之故有國家者恃之以化良民焉恃之以得賢臣焉故師者常與人

君分天下之治者也位不同耳名不類耳權不及耳衆不如耳不然殆無以異是以先王知其若此也則重師之禮以繫邦國之民也民誠從師耶則是下已善矣民誠不從師耶則是下已惡矣善惡之端皆出于師故師不可不重也是以先王制事師之禮雖于天子無不北面言有君之尊也制喪師之禮雖于諸侯無不三年言有親之戚也設用此等故能使師重于世矣凡傳學者說義必稱師聽從必盡力說義不稱師命之曰背聽從不盡力命之曰畔背畔之人世主不以爲臣世士不以爲友鄉里賤之宗族疎之設用此等故能使師信于時矣然後天子按已教之民已成之俗而施政令焉何難哉今夫上不以師爲意則民不可得而繫也民不可得而繫則散矣是與彼無牧長宗主一類也此之謂要道故冢宰執而司之使師之道達于天下而無背畔乎是冢宰之職得也師之道不達于天下而背畔多乎是冢宰之職失也冢宰者治本而不治末者也含九兩而任簿書求以繫民不亦遠哉鄭康成以爲師者諸侯師氏之官是守章句者也得其一不得其二者也未及知先

王之治不勞而民自爲正之道者也夫師豈獨師氏之官哉師氏豈獨諸侯之臣哉故大司徒之職以本俗六安萬民其一曰聯師儒師則以賢得民者矣儒則以道得民者矣而曾以爲異乎

三代同道論上

古者有言夏后氏尚忠忠之敝小人以野救野莫如敬商人尚敬敬之敝小人以鬼救鬼莫如文周人尚文文之敝小人以僂救僂莫如忠三王之道若循環此非君子之言好事者飾之也聖人之道同而王者之政一同也故能同不同一也故能一不一同者道也
不同者物也一者德也不一者俗也故自伏羲氏神農氏黃帝氏少昊氏顓頊氏高辛氏陶唐氏有虞氏天下之生久也一盛一衰一亂一治然而所以盛者常同所以治者常一何以言之邪凡聖王之後而至于衰者非其道衰也物使之衰也其使使亂者亦非其德亂也其俗使之亂也繼而起者明道以待物則衰遠矣正德以訓俗則亂遠矣故可以革物者道也而道未嘗變可以變俗者德也而德未嘗變夏后氏有天下四百餘歲桀爲無道顛覆

公長集
禹之典刑夏人不忍成湯伐而放之四海之內歸之如一非棘夏也以成湯爲能復禹之績也故仲虺稱之曰天錫王_獨勇纘禹舊服此之謂也商有天下六百餘歲紂爲無道顛覆湯之典刑商人不忍武王伐而殺之四海之內歸之如一非棘商也以武王能反商之政也故武成曰乃反商政政由舊此之謂也故湯復禹之績則得禹之天下武王反湯之政則得湯之天下當是時也禹沒而復起湯滅而復見同焉而已矣一焉而已矣安得忠敬文之三而異之且夫忠也敬也文也是三者之于道本末也表裏也相待而成相須而行者也不可一日離而以爲千歲而代興故曰非君子之言好事者飾之也奚以謂之凡父子之道君臣之義夫婦之親賓友之好長幼之序此所謂人道之大端此人道之大端非忠則不足以相懷故先王之爲禮必本于忠忠也者禮之本也然而不敬則忠不見故先王表以敬敬也者禮之體也然而不文則敬不昭故先王等之以文文也者禮之成也是先王非尚此三道也其變節次序不相緣則禮不立然而相緣之甚密喘而言蠕而動一皆雜于

公是錄
卷三
是有隆有衰有左有右而已矣是以發于內者則隆于忠接于外者則隆于敬旁暢曲巧極物之變則隆于文惟君子能體之能體之則能言之能言之則能述之未有文而不原于敬者未有敬而不因于忠者也未有忠而不敬不文能成其忠者也故曰三者之于道本末表裏也相待而成相須而行者也不可一日離然而以爲千歲而代興故曰非君子之言好事者飾之也

三代同道論中

古者有言有虞氏貴德而尚齒夏后氏貴爵而尚齒商人貴富而尚齒周人貴親而尚齒此非君子之言好事者飾之也夫聖賢之治國家天下所以率民而教之有達貴者有公貴者有私貴者有無貴者德者其達貴也爵者其公貴也親者其私貴也至于富則無貴也所以謂德達貴者德之于天下無所不貴在朝廷貴于朝廷在鄉黨貴于鄉黨在市井則貴于市井在夷狄則貴于夷狄是百王之所同故謂之達貴所以謂爵公貴者爵之敬在朝廷則伸在宗族則屈是又百王之所同也故謂之公貴所以謂親私貴者親之愛在宗族則伸在朝

廷則屈是又百王之所同也故謂之私貴此數物者人情之紀王事之本聖人所不能奪也是以推而任之推而任之故以德王天下以爵尊朝廷以親定宗族以德王天下故天下不可不貴德以爵尊朝廷故朝廷不可不貴爵以親定宗族故宗族不可不貴親三者不失其處則王道成三者失其處王道則不成是以有九德者治天下有六德者治一國有三德者治一邑有一德者治一職此所以見德之貴也治天下者爵天子臣兆民治一國者爵諸侯臣萬民治一邑者爵大夫臣陪隸治一職者爵爲士臣輿阜此所以見爵之貴也雖爲天子必有父雖爲諸侯必有兄故三年之喪達乎天子期之喪達乎諸侯大功之喪達乎大夫其在宗廟則皆以齒此所以見親之貴也其義並隆而不相害並行而不相悖錯之而安施之而通王者之盛也未有能尚其一而遺其二者也故曰非君子之言好事者飾之也所以謂富無貴者彼富非德之修也非爵之隆也非親之懿也以世祿多財先人而已矣則爲義者必恥之爲政者必疾之是又百王之所同也故謂之無貴然而商人貴富

則是以商人之爲商者殆乎秦之爲秦者也昔者秦有天下右貨而尊利以昉于滅吾未始知秦之所以滅非蔽于商人貴富爲之禍也昔者魏有天下棄親而崇勢以昉于滅吾未始知魏之所以滅非蔽于夏后氏貴爵爲之禍也昔者晉有天下侈親而滅制以昉于亡吾未始知晉之所以亡非蔽于周人貴親爲之禍也故聖人不然以德王天下以爵尊朝廷以親定宗族三者並隆而不相害並行而不相悖有偏而不起者則亂矣豈及于虞夏商周異世而貴之哉故曰非君子之言好事者飾之也

三代同道論下

古者有言夏人尊命商人尊神周人尊禮此非君子之言好事者飾之也彼謂命者四時政令所以教民云爾是非夏之道也夏后氏以建寅爲正其數得天于以下政令宜此有由然者非固以爲道而尊之也彼謂神者四時祭祀所以訓民事君云爾是非商之道也夏之末山川鬼神莫能億寧而葛伯不祀成湯誅葛而放桀正天地之祭定社稷之禮修山川之典此亦有由然者

也非固以爲道而尊之也彼謂禮者君臣朝會凡以摯交接相施予云爾是非周之道也武王伐紂天下之諸侯會于孟津者八百餘國旣入定商駿奔走執豆籩受命于周廟武王于是班宗彝分寶玉奇貨以懷諸侯諸侯裨冕搢笏射乎太學養老乎東序耕乎籍田此亦有由然者也非固以爲道而尊之也若夫聖人之治王者之法宰制萬物兼覆天下則此三者無不修也無不謹也不能以一廢矣故當其尊命則雖周猶夏也當其尊神則雖夏猶商也當其尊禮則雖商猶周也何以言之耶民事則尊命鬼事則尊神王事則尊禮同時可也同日可也同月可也當其義則今所尚者先不當其義則向所先者後後者復先先者復後一物不應而亂起矣豈及于夏商周異代而尊之哉故曰非君子之言好事者飾之也夫好事者知三王之異物而不知其道之同也知三王之異俗而不知其德之一也道者所以革物而非革于物者也德者所以變俗而非變于俗者也故三王之所改者正朔緣于麻而改律呂緣于聲而改都邑緣于地而改徽號緣于色而改樂舞緣于功而改官

職緣于事而改田賦緣于俗而改械用緣于便而改及夫以性爲內以情爲外以名爲制以禮爲體此所謂道德之本也夫苟不可改則忠也敬也文也三代同尚矣德也爵也親也三代同貴矣命也神也禮也三代同尊矣奚獨三代哉吾以此推之昔者伏羲氏神農氏黃帝氏少昊氏顓頊氏高辛氏陶唐氏有虞氏封于太山禪于梁甫者七十有二君其實一也

四代養老論 時年十七

養老蓋以盡孝慈也劉子曰以養老莫善于燕莫不善于饗而食次之以養義莫善于饗莫不善于食而燕次之周人備矣所謂養老者養其體者也故擇其柔嘉選其馨香潔其酒醴品其豆籩修其簠簋奉其犧象謹其祓除于是乎體解折節而共飲食之又爲折俎加豆是以惠豐而德洽民之見者以爲盡心也莫不加愛焉故莫善于燕夫饗所以訓恭儉也而養老所以充氣體也修其物篤其意而不得躬之酒盈而不飲肉乾而不食設几而不倚一獻而百拜惡在其惠也故莫不善于饗是有虞氏所以不從也所謂養義者養其賢者也年者

天下之達尊也爵者天下之達尊也以達尊之爵養達尊之年其意猶不敢褻爲之故一獻而百拜民之見者以爲至恭也莫不加肅焉故莫善于饗夫養義者貴其養志也若曾子之養曾皙者也而食者無百拜之恭無一獻之節此所謂養口體者也若曾元之養曾子者也民之見者可易也故曰莫不善于食是夏后氏所以不從也雖然三聖之作非以相反也養老以彼養義以此所以尊其年尚其德也尊其年仁也尚其德義也仁且義所以天下無所爲而晏然矣故周人通其道達其意修而兼用之兼之是謂大備不可改矣孝之道達則子咸若悌之道達則幼咸若登歌清廟則君咸若下管象武則臣咸若所以慮之以大受之以廣行之以禮修之以孝紀之以義終之以仁一事舉而衆美具焉孔子曰郁郁乎文哉吾從周此之謂也